《中國文學美感》

教授名稱：國立台灣大學中文系柯慶明教授

**【本著作除另有註明外，採取**[**創用CC「姓名標示－非商業性－相同方式分享」台灣3.0版**](http://creativecommons.org/licenses/by-nc-sa/3.0/tw/)**授權釋出】**

拾柒、章回小說

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，次日起遲了，聞得眾姊妹都在園中作餞花會，

恐人笑痴懶，連忙梳洗了出來。剛到了院中，只見寶玉進門來了，笑道：「好妹妹，昨兒可告我不曾﹖教我懸了一夜心。」林黛玉便回頭叫紫鵑道：「把屋子收拾了，下一扇紗屜；看那大燕子回來，把簾子放下來，拿獅子倚住；燒了香，就把爐罩上。」一面說一面仍往外走。寶玉見她這樣，還認作是昨日中晌的事，哪知晚間的這段公案，還打恭作揖的。林黛玉正眼也不看，各自出了院門，一直找別的姊妹去了。寶玉心中納悶，自己猜疑：看起這個光景來，不像是為昨日的事；但只昨日我回來得晚了，又沒有見她，再沒有沖撞了她的去處了。一面想，一面走，又由不得隨後面追了來。只見寶釵、探春正在那邊看鶴舞，見黛玉來了，三個一同站著說話兒。又見寶玉來了，探春便笑道：「寶哥哥，身上好﹖整整三天沒見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妹妹身上好﹖我前兒還在大嫂子跟前問你呢。」探春道：「寶哥哥，往這裏來，我

和你說話。」寶玉聽說，便跟了她，來到一棵石榴樹下。探春因說道：「這幾天老爺可叫你沒有﹖」寶玉道：「沒有叫。」探春說：「昨兒我恍惚聽見說老爺叫你出去的。」寶玉笑道：「那想是別人聽錯了，並沒叫的。」探春又笑道：「這幾個月，我又攢下有十來吊錢了。你還拿去，明兒出門逛去的時侯，或是好字畫書籍、卷冊，好輕巧玩意兒，給我帶些來。」寶玉道：「我這麼城裏城外、大廊小廟的逛，也沒見個新奇精緻東西，左不過是金玉銅磁、沒處撂的古董，再就是綢緞、吃食、衣服了。」探春道：「誰要那些！像你上回買的那柳條兒編的小籃子，整竹子根摳的香盒子，膠泥垛的風爐兒，這就好。我喜歡得什麼似的，誰知她們都愛上了，都當寶貝似的搶了去了。」寶玉笑道：「原來要這個。這不值什麼，拿五百錢出去給小子們，管拉兩車來。」探春道：「小廝們知道什麼！你揀那樸而不俗、直而不拙者，這些東西，你多多的替我帶了來。我還像上回的鞋做一雙你穿，比那一雙還加工夫，如何呢﹖」寶玉笑道：「你提起鞋來，我想起個故事來了：那一回我穿著，可巧遇見了老爺，老爺就不受用，問是誰做的。我哪裏敢提『三妹妹』三個字，我就回說是前兒我生日，是舅母給的。老爺聽了是舅母給的，才不好說什麼，半日還說：『何苦來！虛耗人力，作踐綾羅，作這樣的東西。』我回來告訴了襲人，襲人說，這還罷了，趙姨娘氣得抱怨得了不得：『正經兄弟，鞋搭拉襪搭拉的沒人看見，且作這些東西！』」探春聽說，登時沉下臉來道：「你說這話糊塗到什麼田地！怎麼我是該做鞋的人麼﹖環兒難道沒有分例的，沒有人的﹖衣裳是衣裳，鞋襪是鞋襪，丫頭、老婆一屋子，怎麼抱怨這些話！給誰聽呢﹖我不過是閑著沒有事，做一雙半雙的，愛給哪個哥哥兄弟，隨我的心。誰敢管我不成！這也她氣的﹖」寶玉聽了，點頭笑道：「你不知道，她心裏自然又有個想頭了。」探春聽說，益發動了氣，將頭一扭，說道：「連你也糊塗了！她那想頭自然是有的，不過是那陰微鄙賤的見識。她只管這麼想，我只管認得老爺、太太兩個人，別人我一概不管。就是姊妹兄弟跟前，誰和我好，我就和誰好，什麼偏的庶的，我也不知道。論理我不該說她，但她忒昏憒得不像了！還有笑話兒呢：就是上回我給你那錢，替我帶那玩的東西。過了兩天，她見了我，也是說沒錢使，怎麼難，我也不理論。誰知後來丫頭們出去了，她就抱怨起我來，說我攢了錢為什麼給你使，倒不給環兒

使呢。我聽見這話，又好笑又好氣，我就出來往太太屋裡去了。」正說著，只見寶釵那邊笑道：「說完了，來罷。顯見得是哥哥妹妹了，丟下別人，且說梯己去。我們聽一句兒就使不得了！」說著，探春、寶玉二人方笑著來了。

寶玉因不見了林黛玉，便知她躲了別處去了，想了一想，索性遲兩日，等她

的氣消一消再去也罷了。因低頭看見許多鳳仙、石榴等各色落花，錦重重的落了一地，因嘆道：「這是她心裏生了氣，也不收拾這花兒來了。待我送了去，明兒再問著她。」說著，只見寶釵約著她們往外頭去。寶玉道：「我就來。」說畢，等她二人去遠了，便把那花兜了起來，登山渡水，過柳穿花，一直奔了那日同林黛玉葬桃花的去處。，猶未轉過山坡，只聽山坡那邊有嗚咽之聲，一行數落著，哭得好不傷感。寶玉心中想道：「這不知是那房裏的丫頭，受了委曲，跑到這個地方來哭。」一面想，一面煞住腳步，聽她哭道是：花謝花飛飛滿天，紅消香斷有誰憐﹖游絲軟繫飄春榭，落絮輕沾撲繡簾。閨中女兒惜春暮，愁緒滿懷無釋處，手把花鋤出繡閨，忍踏落花來復去。柳絲榆莢自芳菲，不管桃飄與李飛。桃李明年能再發，明年閨中知有誰﹖三月香巢已壘成，梁間燕子太無情。明年花發雖可啄，卻不道人去樑空巢也傾！一年三百六十日，風刀霜劍嚴相逼。明媚鮮妍能幾時，一朝飄泊難尋覓。花開易見落難尋，階前悶殺葬花人。獨倚花鋤淚暗洒，洒上空枝見血痕。杜鵑無語正黃昏，荷鋤歸去掩重門。青燈照壁人初睡，冷雨敲窗被未溫。怪奴底事倍傷神，半為憐春半惱春：憐春忽至惱忽去，至又無言去不聞。昨宵庭外悲歌發，知是花魂與鳥魂﹖花魂鳥魂總難留，鳥自無言花自羞。願奴脅下生雙翼，隨花飛到天盡頭。天盡頭，何處有香丘﹖未若錦囊收艷骨，一抔淨土掩風流。質本潔來還潔去，強於污淖陷渠溝。爾今死去儂收葬，未卜儂身何日喪﹖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﹖試看春殘花漸落，便是紅顏老死時。一朝春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。寶玉聽了，不覺痴倒。要知端詳，且看下回。話說林黛玉只因昨夜晴雯不開門一事，錯疑在寶玉身上。至次日，又可巧遇見餞花之期，正是一腔無明正未發泄，又勾起傷春愁思，因把些殘花落瓣去掩埋，由不得感花傷己，哭了幾聲，便隨口念了幾句。不想寶玉在山坡上聽見是黛玉之聲，先不過點頭感嘆；次後聽到「儂今葬花人笑痴，他年葬儂知是誰」「一朝春，盡紅顏老，花落人亡兩不知」等句，不覺慟倒山坡之上，懷裏兜的落花撒了一地。試想林黛玉的花顏月貌，將來亦到無可尋覓之時，寧不心碎腸斷！既黛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推之於他人，如寶釵、香菱、襲人等，亦可到無可尋覓之時矣。寶釵等終歸無可尋覓之時，則自己又安在哉﹖且自身尚不知何在何往，則斯處、斯園、斯花、斯柳，又不知當屬誰姓矣！因此，一而二，二而三，反復推求了去，真不知此時此際欲為何等蠢物，杳無所知，逃大造，出塵網，使可解釋這段悲傷。正是：花影不離身左右，鳥聲只在耳東西。那黛玉正自悲傷，忽聽山坡上也有悲聲，心下想道：「人人都笑我有些痴病，難道還有一個痴子不成﹖」想著，抬頭一看，見是寶玉。林黛玉看見，便道：「啐！我當是誰，原來是這個狠心短命的……」剛說到「短命」二字，又把口掩住，長嘆了一聲，自己抽身便走了。(節錄自《紅樓夢》第二十七、二十八回) 

|  |  |  |  |
| --- | --- | --- | --- |
| 頁碼 | 作品 | 版權標示 | 作者／來源 |
| 1 | 如今且說林黛玉因夜間失寐……自己抽身便走了。 | 描述: \\140.112.59.229\資源平台\資源平台\版權\版權ICON與範例\F-公共財-book_mark_transparent-square.png | 引自曹雪芹:《紅樓夢》第二十七、二十八回本作品已超過著作財產權存續期間，屬公共領域之著作。 |